

古
今
小
說

叙

史。統。散。而。小。說。興。始。乎。周。季。盛。於。唐。而。浸。淫。於。宋。韓。非。列。禦。寇。諸。人。小。說。之。祖。也。吳。越。春。秋。等。書。雖。出。炎。漢。然。秦。火。之。後。猶。希。迨。開。元。以。降。而。文。人。

橫矣、若通俗演義、不知何
南宋供奉局、有說話人、如
書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豈
可考、泥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
之養、仁壽清暇、喜閱話本、命內
瑞日進一帙、當意、則以金錢

酬於是內瑤輩廣求先代奇蹟
及閭里新聞、情人敷演進御、以
怡天顏、然一覽輒置、卒多浮沉、
內庭其傳布民間者、什不一二、
耳、然如說江樓雙魚墜記等類、
又皆鄙俚淺薄、齒牙弗馨焉、暨

施羅兩公鼓吹胡元而三國志
水滸平妖諸傳遂成巨觀要以
韞玉違時銷鎔歲月非龍見之
日所暇也

皇明文治既郁靡流不波即演
義一斑往、有遠過宋人者而

或以為恨之唐人風致謬矣食
桃者不費杏、飾穀、毳錦、惟時所
適、以唐說律、宋將有以漢說律
唐、以春秋戰國說律、漢不至於
盡掃義聖之一畫、不止、可若何
大抵唐人選言、入於文心、宋人

通。俗。諧。於。里。耳。天。下。之。文。心。少。
而。里。耳。多。則。小。說。之。資。於。選。言。
者。少。而。資。於。通。俗。者。多。試。今。說。
話。人。當。場。描。寫。可。喜。可。愕。可。悲。
可。深。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
下。拜。再。欲。決。脰。再。欲。捐。金。怯。者。

勇、淫、者、貞、溥、者、敦、頑、鈍、者、汗、下、
雖、小、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
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
能、之、乎、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
通、俗、小、說、甚、富、因、賈、人、之、請、抽、
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種、

昇為一刻，余竊而與之，固與等
而弁其首。

綠天館主人題

古今小說一刻總目

綠天館主人評次

第一卷

蕭興哥重會珍珠衫

第二卷

陳御史巧勘金釵鈿

第三卷

新橋市韓五賣春情

第四卷

閒雲菴阮三償寬債

第五卷

窮馬周遭際賣銀媪

第六卷

葛令公生遺美珠兒

第七卷

羊角哀捨命全交

第八卷

吳保安棄家贖友

第九卷

第十卷

第十一卷

第十二卷

第十三卷

第十四卷

第十五卷

第十六卷

第十七卷

第十八卷

裴晉公義還原配。

滕大尹鬼斷家私。

趙伯昇茶肆遇仁宗。

衆名姬春風吊柳七。

張道陵七試趙昇。

陳希夷四辭朝命。

史弘肇龍虎君臣會。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單符郎全州佳偶。

楊八老越國奇逢。

第十九卷

第二十卷

第二十一卷

第二十二卷

第二十三卷

第二十四卷

第二十五卷

第二十六卷

第二十七卷

第二十八卷

楊謙之容舫遇俠僧
陳從善梅嶺失渾家
臨安里錢婆留發積
木綿菴鄭虎臣報冤
張舜美元宵得麗女
楊思溫燕山逢故人
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沈小官一鳥害七命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李秀卿義結黃貞女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第二十卷

明悟禪師趕五戒

第二十一卷

開陰司司馬貌斷獄

第二十二卷

遊鄧都胡母迪吟詩

第二十三卷

張古老種瓜娶文女

第二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獲稱心

第二十五卷

簡帖僧巧騙皇甫妻

第二十六卷

宋四公大鬧禁魂張

第二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成佛

第二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爲神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古今小說總目畢



學士在園中
人不勝其多
宜下才以歸矣



第一卷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仕至千鍾非貴，年過七十常稀。浮名身後有誰知。
萬事空花遊戲。○休逞少年狂蕩，莫貪花酒便宜。
脫離煩惱是和非，隨分安閒得意。

這首詞名爲西江月，是勸人安分守己，隨緣作樂，莫爲酒色財氣四字，損却精神，虧了行止，求快活時非快活，得便宜處失便宜，說起那四字中，總到不得那色字利害，眼是情媒，心爲慾種，起手時牽腸掛肚，過後去喪魄銷魂，假如墻花路柳，偶然適興，無損於事。

若是生心設計敗俗傷風只圖自己一時歡樂却不顧他人的百年恩義假如你有嬌妻愛妾別人調戲上了你心下如何古人有四句道得好

人心或可昧

天道不差移

我不淫人婦

人不淫我妻

看官則今日聽我說珍珠衫這套詞話可見果報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箇榜樣話中單表一人姓蔣名德小字興哥乃湖廣襄陽府棗陽縣人氏父親叫做蔣世澤從小走熟廣東做客買賣因爲喪了妻房羅氏止遺下這興哥年方九歲別無男女這蔣世澤割

捨不下，又絕不得廣東的衣食道路，千思百計，無可奈何，只得帶那九歲的孩子同行作伴，就教他學些乖巧。這孩子雖則年小，生得

眉清目秀，齒白唇紅，行步端莊，言辭敏捷，聰明賽過讀書家，伶俐不輸長大漢，人人喚做粉孩兒，箇箇羨他無價寶。

蔣世澤怕人妬忌，一路上不說是嫡親兒子，只說是內姪羅小官人。原來羅家也是走廣東的，蔣家只走得一代羅家到，走過三代了。那邊客店牙行，都與羅家世代相識，如自己親眷一般。這蔣世澤做客起頭，

也。還是夫人羅公領他走起的。因羅家近來屢次遭了屈官司家道消乏好幾年不曾走動。這些客店牙行見了蔣世澤那一遍不動問羅家消息好生牽掛。今番見蔣世澤帶箇孩子到來問知是羅家小官人。且是生得十分清秀。應對聰明。想着他祖父三輩交情。如今又是第四輩了。那一箇不歡喜。閒話休題。却說蔣興哥跟隨父親做客。走了幾遍。學得伶俐乖巧。生意行中。百般都會。父親也喜不自勝。何期到一十七歲上。父親一病身亡。且喜剛在家中。還不做客途之鬼。興哥哭了一場。免不得揩乾淚眼。整理大事。殯

殮之外，做些功德超度，自不必說。七七四十九日內，內外宗親都來弔孝。本縣有箇王公，正是興哥的新岳丈，也來上門祭奠。少不得蔣門親戚陪侍叙話。中間說起興哥少年老成，這般大事，虧他獨力支持。因話隨話間，就有人攛掇道：「王老親翁如今令愛也長成了，何不乘凶完配，教他夫婦作伴，也好過日。」王公未肯應承。當日相別去了。衆親戚等安葬事畢，又去攛掇興哥。興哥初時也不肯，却被攛掇了幾番。自想孤身無伴，只得應允。央原媒人往王家去說。王公只是推辭，說道：「我家也要備些薄薄粧奩，一時如何來。」

得况且孝未期年於禮有碍便要成親且待小祥之後再議媒人回話與哥見他說得正理也不相強光陰如箭不覺週年已到與哥祭過了父親靈位換去粗麻衣服再央媒人王家去說方纔依允不隔幾日六禮完備娶了新婦進門有西江月爲證

孝幕翻成紅幕色衣換去麻衣畫樓結綵燭光輝
合、色、花、筵、齊、備、那、羨、粧、奩、富、盛、難、求、麗、色、嬌、妻、今
宵、雲、雨、足、歡、娛、來、日、人、稱、恭、喜

說這新婦是王公最幼之女小名喚做三大兒因他是七月七日生的又喚做三巧兒王公先前嫁過的

兩箇女兒都是出色標致的，景陽縣中人人稱羨，造出四句口號道是

天下婦人多

王家美色寡

有人娶着他

勝似爲駙馬

常言道做買賣不着，只一時討老婆不着，是一世若干官宦大戶人家，單揀門戶相當，或是貪他嫁資豐厚，不分阜白，定了親事，後來娶下一房奇醜的媳婦，十親九眷面前出來相見，做公婆的好沒意思，又且丈夫心下不喜，未免私房走野，偏是醜婦極會管老公，若是一般見識的，便要反目，若使領惜體面，讓他

一兩遍他就做大起來，有此數般不妙，所以蔣世澤聞知王公慣生得好女兒，從小便送過財禮，定下他幼女與兒子爲婚。今日取過門來，果然嬌姿艷質，說起來，比他兩箇姐兒加倍標致，正是

吳宮西子不如

楚國南威難賽

若比水月觀音

一樣燒香禮拜

蔣興哥人才本自齊整，又娶得這房美色的渾家，分明是一對玉人，良工琢就，男歡女愛，比別箇夫妻更勝十分。三朝之後，依先換了些淺色衣服，只推制中，不與外事，專在樓上與渾家成雙捉對，朝暮取樂，真

道行坐不離夢魂作伴自古苦日難熬賦詩易過暑
往寒來早已孝服完滿起靈除孝不在話下與哥一
日間想起父親存日廣東生理如今擔閣三年有餘
了那邊還放下許多客帳不會取得夜間與渾家商
議欲要去走一遭渾家初時也答應道該去後來說
到許多路程恩愛夫妻何忍分離不覺兩淚交流與
哥也自割捨不得兩下悽慘一場又丟開了如此已
非一次光陰荏苒不覺又捱過了二年那時與哥決
意要行購過了渾家在外面暗暗收拾行李揀了箇
上吉的日期五日前方對渾家說知道常言坐喫山

空我夫妻兩口，也要成家立業，終不然拋了這行衣食道路。如今這二月天氣，不寒不煖，不上路，更待何時。渾家料是畱他不住了，只得問道：丈夫此去幾時可回？興哥道：我這番出外，甚不得已，好歹一年便回。寧可第二遍多去幾時罷了。渾家指着樓前一棵椿樹道：明年此樹發芽，便盼着官人回也。說罷，淚下如雨。興哥把衣袖替他揩拭，不覺自己眼淚也掛下來。兩下裏，怨離惜別，分外恩情。一言雖盡，到第五日，夫婦兩箇啼啼哭哭，說了一夜的說話，索性不睡了。五更時分，興哥便起身收拾，將祖遺下的珍珠細軟，都

交付與渾家收管，自己只帶得本錢銀兩，恨目疾本
及隨身衣服鋪陳之類，又有預備下送禮的人事，都
裝疊得停當，原有兩房家人，只帶一箇後生些的去，
畱一箇老成的在家聽渾家使喚買辦日用，兩箇婆
娘專管廚下，又有兩箇丫頭，一箇叫晴雲，一箇叫暖
雪，專在樓中伏侍，不許遠離，分付停當了，對渾家說
道：娘子耐心度日，地方輕薄，子弟不少，你又生得美
貌，莫在門前窺矚，招風攬火，渾家道：官人放心，早去
早回，兩下掩淚而別，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

無非死別與生離

興哥上路、心中只想着渾家、整日的不做不傑、不一日到了廣東地方、下了客店、這夥舊時相識、都來會面、興哥送了些人事、排家的治酒接風、一連半月、二十日、不得空閒、興哥在家時、原是淘虛了的身子、一路受些勞碌、到此未免飲食不節、得了箇瘡疾、一夏不好、秋間轉成水痢、每日請醫切脉、服藥調治、直延到秋盡、方得安痊、把買賣都擔擱了、眼見得一年回去不成、正是

只爲蠅頭微利

拋却鴛被良緣

興哥雖然想家、到得日久、索性把念頭放慢了、不題

與哥做客之事且說這里渾家王三巧兒自從那日
丈夫分付了果然數月之內目不窺戶足不下樓光
陰似箭不覺殘年將盡家家戶戶鬧轟轟的煖火盆
放爆竹喫合家歡耍子三巧兒觸景傷情思想丈夫
這一夜好生淒楚正合古人的四句詩道是

臘盡愁難盡

春歸人未歸

朝來嗔寂寞

不肯試新衣

明日正月初一日是箇歲朝晴雲煖雪兩箇丫頭一
力勸主母在前樓去看看街坊景象原來蔣家住宅
前後通連的兩帶樓房第一帶臨着大街第二帶方

做臥室三巧兒間常只在第二帶中坐臥這一日被
丫頭們攪撥不過只得從邊廂里走過前樓分付推
開牕子把簾兒放下三口兒在簾內觀看這日街坊
上好不鬧雜三巧兒道多少東行西走的人偏沒箇
賣卦先生在內若有時喚他來十問官人消息也好
晴雲道今日是歲朝人人要問耍的那箇出來賣卦
煖雪叫道娘限在我兩箇身上五日內包喚一箇來
占卦便了到初四日早飯過後煖雪下樓小解忽聽
得街上噹噹的敲响响的這件東西喚做報君知是
瞎子賣卦的行頭煖雪等不及解完慌忙檢了褲腰

本意超謀
自誤人不
誤

跑出門外叫住了瞎先生，撥轉腳頭，一口氣跑上樓來，報知主母。三巧兒分付，喚在樓下坐，做內坐着。討他課錢，通陳過了，走下樓梯，聽他剖斷。那瞎先生占成一卦，問是何用。那時廚下兩箇婆娘，聽得熱鬧，也都跑將來了。替主母傳語道：「這卦是問行人的瞎先生道，可是妻問夫麼？」婆娘道：「正是。」先生道：「青龍治世，財爻發動，若是妻問夫，行人在半途，金帛千箱，有風波一點，無青龍屬木，木旺於春，立春前後，已動身了。月盡月初，必然回家，更兼十分財采，三巧兒叫買辦的，把三分銀子打發他去，歡天喜地上樓去了。真所

謂望梅止渴，畫餅充饑。犬凡人不做指望，到也不在心上。一做指望，便癡心妄想，時刻難過。三巧兒只爲信了賣卦先生之語，一心只想丈夫回來。從此時常走向前樓，在簾內東張西望。直到二月初旬，椿樹抽芽，不見些兒動靜。三巧兒思想丈夫臨行之約，愈加心慌。一日幾遍向外探望，也是合當有事。遇着這箇俊俏後生，正是

有緣千里能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逢

這箇俊俏後生是誰，原來不是本地。是徽州新安縣人，姓氏陳，名商，小名叫做大喜哥。後來改口呼爲大

郎年方二十四歲，且是生得一表人物，纔將不計朱玉潘安，也不在兩人之下。這大郎也是父母雙亡，湊了二三千金本錢來走襄陽販糶些米荳之類，每年常走一遍。他下處自在城外，偶然這日進城來，要到大市街汪朝奉典舖中間箇家信那典舖正在蔣家對門，因此經過，你道怎生打扮？頭上帶一頂蘇樣的百柱駝帽，身上穿一件魚肚白的湖紗道袍，又恰好與蔣興哥平昔穿着相像。三巧兒遠遠瞧見，只道是他大夫回了，揭開簾子定睛看，陳大郎擡頭望見樓上一箇年少的美婦人，目不轉睛的，只道心上欲

潘似河因
轉初於

係

喜。了。他。也。對。着。樓。上。丟。箇。眼。色。誰。知。兩。箇。都。錯。認。了。
三。巧。兒。見。不。是。丈。夫。羞。得。兩。頰。通。紅。忙。忙。把。臉。兒。拽。
轉。跑。在。後。樓。靠。着。牀。沿。上。坐。地。兀。自。心。頭。突。突。的。跳。
一。箇。不。住。誰。知。陳。大。郎。的。一。片。精。魂。早。被。婦。人。眼。光。
兒。攝。上。去。了。回。到。下。處。心。心。念。念。的。放。他。不。下。肚。裏。
想。道。家。中。妻。子。雖。是。有。些。顏。色。怎。比。得。婦。人。一。半。欲。
待。通。箇。情。款。爭。奈。無。門。可。入。若。得。謀。他。一。宿。就。消。花。
這。些。本。錢。也。不。枉。爲。人。在。世。嘆。了。幾。口。氣。忽。然。想。起。
大。市。街。東。巷。有。箇。賣。珠。子。的。薛。婆。曾。與。他。做。過。交。易。
這。婆。子。能。言。快。語。况。且。日。逐。串。街。走。巷。那。一。家。不。認。

得須是與他商議定有道理這一夜番來展去勉強
過了次日起箇清早只推有事討些凉水梳洗取了一
百兩銀子兩大錠金子急急的跑進城來這叫做
欲求生受用
須下死工夫

陳大郎進城一逕來到大市街東巷去敲那薛婆的
門薛婆蓬着頭正在天井裏揀珠子聽得敲門一頭
收過珠包一頭問道是誰纔聽說出徽州陳三字慌
忙開門請進道老身未曾梳洗不敢爲禮了大官人
起得好早有伺貴幹陳大郎道特持而來若遲時怕
不相遇薛婆道可是作成老身出脫些珍珠首飾麼

陳大郎道珠子也要買，還有大買賣作成你薛婆道老身除了這一行貨其餘都不熟，慣陳大郎道這里可說得話麼？薛婆便把大門關上請他到小閣兒坐着，問道大官人有何分付？大郎見四下無人，便向衣袖裏摸出銀子解開布包，擲在卓上道：「這一百兩白銀乾娘收過了，方纔敢說婆子不知高低，那里肯受？」大郎道：「莫非嫌少？」慌忙又取出黃燦燦的兩錠金子也放在卓上道：「這十兩金子一并奉納，若乾娘再不收時，便是故意推諉了。今日是我來尋你，非是你來求我，只爲這樁大買賣，不是老娘成不得，所以特地。」

相求便說做不成時這金銀你只管受用終不然我
又來取討日後再沒相會的時節了我陳商不是恁
般小樣的人看官你說從來做牙婆的那箇不貪錢
鈔見了這般黃白之物如何不動火薛婆當時滿臉
堆下笑來便道大官人休得錯怪老身一生不曾要
別人一厘一毫不明不白的錢財今日既承大官人
分付老身權且畱下若是不能効勞依舊奉納說罷
將金錠放銀包內一齊包起叫聲老身大膽了拿向
臥房中藏過忙趲出來道大官人老身且不敢稱謝
你且說甚麼買賣用着老身之處大郎道急切要尋

一件救命之寶是處都無。只大市街上一家人家方有。特央乾娘去借。借婆子笑將起來道。又是作怪。老身在這條巷住過二十多年。不曾聞大市街有甚救命之寶。大官人你說有寶的。還是誰家。大郎道。敝鄉里汪三朝奉典舖對門高樓子內是何人之宅。婆子想了一回道。這是本地蔣興哥家裏。他男子出外做客。一年多了。止有女眷在家。大郎道。我這救命之寶。正要問他。女眷借借。便把椅兒搬近了。婆子身邊向他訴出心腹如此如此。婆子聽罷連忙搖首道。此事大難。蔣興哥新娶這房娘子。不上四年。夫妻兩箇如

魚似水十步不離如今沒奈何出去了這小娘子足
不下樓甚是貞節因與哥做人有些古怪容易嗔嫌
老身輩從不曾上他的堦頭連這小娘子面長面短
老身還不認得如何應承得此事方纔所賜是老身
薄福受用不成了陳大郎聽說慌忙雙膝跪下婆子
去扯他時被他兩手拿住衣袖緊緊按定在椅上動
揮不得口裏說我陳商這條性命都在乾娘身上你
是必思量箇妙計作成我人馬救我殘生事成之日
再有白金百兩相酬若是推阻卽今便是箇死慌得
婆子沒理會處連聲應道是是莫要折殺老身大官

人請起老身有話講陳大郎方纔起身拱手道有何
妙策作速見教薛婆道此事須從容圖之只要成就
莫論歲月若是限時限日老身決難奉命陳人郎道
若果然成就便遲幾日何妨只是計將安出薛婆道
明日不可太早不可太遲早飯後相約在汪三朝奉
典舖中相會六官人可多帶銀兩只說與老身做買
賣其間自有道理若是老身這兩隻脚踏進得蔣家
門時便是大官人的造化大官人便可急回下處莫
在他門首盤桓被人識破悞了大事討得三分機會
老身自來回覆陳大郎道謹依尊命唱了箇肥喏欣

然開門而去正是

未曾滅項與劉

先見築壇拜將

當日無話到次日陳大郎穿了一身齊整衣服取上三四百兩銀子放在箇大皮匣內喚小郎背着跟隨到大市街汪家典舖來瞧見對門樓牕緊閉料是婦人不在便與管典的拱了手討箇木梳兒坐在門前向東而望不多時只見薛婆抱着一箇篋絲箱兒來了陳大郎喚住問道箱內何物薛婆道珠寶首飾人官人可用麼大郎道我正要買薛婆進了典舖與管典的相見了叫聲咕噪便把箱兒打開內中有十來

包珠子又有幾箇小匣兒都盛着新樣簇花點翠的首飾奇巧動人光燦奪目陳大郎揀幾匣極粗極白的珠子和那些簪珥之類做一堆兒放着道這些我都要了婆子便把眼兒聽着說道大官人要用時儘用只怕不肯出這樣大價錢陳大郎已自會意開了皮匣把這些銀兩白華華的攤做一臺高聲的叫道有這些銀子難道買你的貨不起此時隣舍間漢已自走過七八箇人在舖前站着看了婆子道老身取笑豈敢小覷大官人這銀兩須要仔細請收過了只要還得價錢公道便好兩下一邊的討價多一邊的

不見可欲
快心不亂
漢子妙算
不博不虛
其術中

還錢少。差得天高地遠。那討價的一口不鬆。這里陳
大郎拿着東西。又不放手。又不增添。故意走出屋簷。
件件的翻覆認看。言真道假。彈劬估兩的。在日光中。
烜耀。惹得一市人都來觀看。不住聲的有人喝采。婆
子亂嚷道。買便買。不買便罷。只管擔閣人。則甚。陳大
郎道。怎麼不買。兩箇又論了一番。價正是

只因耐價爭錢口

驚動如花似玉人

王三巧兒聽得對門喧嚷。不覺移步前樓。推牕偷看。
只見珠光閃爍。寶色輝煌。甚是可愛。又見婆子與客
人爭價不定。便分付了髮去。喚那婆子。借他東西看。

看晴雲領命走過街去把薛婆衣袂一扯道我家娘
請你婆子故意問道是誰家晴雲道對門蔣家婆子
把珍珠之類劈手奪將過來忙忙的包了道老身沒
有許多空閒與你歪纏陳大郎道再添些賣了罷婆
子道不賣不賣像你這樣價錢老身賣去多時了一
頭說一頭放入箱兒裏依先開鎖了抱着便走晴雲
道我替你老人家拿罷婆子道不消頭也不回逕到
對門去了陳大郎心中暗喜也收拾銀兩別了管典
的自回下處正是

晴雲引薛婆上樓與三巧兒相見了。婆子看那婦人，心下想道：「真天人也，怪不得陳大郎心迷。若我做男子，也要渾了。」當下說道：「老身久聞大娘賢慧，但恨無緣拜識。」三巧兒問道：「你老人家尊姓？」婆子道：「老身姓薛，只在這裡東巷住，與大娘也是箇隣里。」三巧兒道：「你方纔這些東西，如何不賣？」婆子笑道：「若不賣時，老身又拿出來怎的？」只笑那下路客人，空自一表人才，不識貨物，說罷便去開了箱兒，取出幾件簪珥，遞與那婦人看，叫道：「大娘，你道這樣首飾，便工錢也費多，少，他們還得忒不像樣。」教老身在王人家面前，如何

影戲抄

告得許多消乏。又把幾串珠子提將起來道：「這般頭
號的貨，他們還做夢哩。」三巧兒問了他討價，還價便
道：「真箇虧你些兒。」婆子道：「還是大家寶眷，見多識廣，
比男子漢眼力到勝十倍。」三巧兒喚丫鬟看茶。婆子
道：「不擾茶了。」老身有件要緊的事，欲往西街走走，遇
着這箇客人，纏了多時，正是買賣不成擔誤工程。這
箱兒連鎖放在這裏，權煩大娘收拾。老身暫去，少停
就來。說罷便走。三巧兒叫晴雲送他下樓出門向西
去了。三巧兒心上愛了這幾件東西，專等婆子到來
附價。一連五日，不至。到第六日午後，忽然下一場大

雨雨聲未絕，開開的敲門聲響。三巧兒喚了幾聲，只見薛婆衣衫半濕，提箇破傘進來，口兒道：

晴乾不肯走

直待雨淋頭

把傘兒放在樓檐邊，走上樓來，萬福道：大娘前晚失信了，三巧兒慌忙答禮道：這幾日在那里去了？婆子道：小女托賴新添了箇外甥，老身去看看，畱住了幾日，今早方回，半路上下起雨來，在一箇相識人家借得把傘，又是破的，却不是晦氣？三巧兒道：你老人家幾箇兒女？婆子道：只一箇兒子，完婚過了，女兒到有四箇，這是我第四箇了，嫁與徽州朱八朝奉做偏房。

又點得
妙

就在這北門外開鹽店的三巧兒道你老人家女兒
多不把來當事了本鄉本土少什麼一夫一婦的怎
捨得與異鄉人做小婆子道大娘不知到是異鄉人
有情懷雖則偏房他大娘子只在家裏小女自在店
中呼奴使婢一般受用老身每過去時他當箇尊長
看待更不急慢如今養了箇兒子愈加好了三巧兒
道也是你老人家造化嫁得着說罷恰好晴雲討茶
上來兩箇喫了婆子道今日雨天沒事老身大膽敢
求大娘的首飾一看看些巧樣兒在肚裏也好三巧
兒道也只是平常生活你老人家莫笑話就取一把

是銀匣了。箱籠陸續搬出許多銀鈿綉絡之類。薛婆看了，誇美不盡，道：「大娘有恁般珍異，把老身這幾件東西，看不在眼了。」三巧兒道：「好說，我正要與你老人家請箇實價。」婆子道：「娘子是識貨的，何消老身費嘴。」三巧兒把東西檢過，取出薛婆的篋絲箱兒來，放在卓上，將鑰匙遞與婆子，道：「你老人家開了，檢看箇明白。」婆子道：「大娘忒精細了。」當下開了箱兒，把東西逐件搬出。三巧兒品評價錢，都不甚遠。婆子並不爭論，歡歡喜喜的道：「恁地便不枉了人老身，就少賺幾貫錢，也是快活的。」三巧兒道：「只是一件，目下湊不起價。」

錢只好現奉一半，等待我家官人回來，一并清楚。他也只在這幾日回了。婆子道：便遲幾日，也不妨事。只是價錢上相讓多了。銀水要足紋的。三巧兒道：這也小事，便把心愛的幾件首飾及珠子收起，喚晴雲取盃兒成酒來，與老人家坐坐。婆子道：遣次如何好。攪三巧兒道：時常清閒，難得你老人家到此作伴。板話你老人家若不嫌怠慢，時常過來走走。婆子道：多謝大娘錯愛老身。家裏當不過嘈雜，像宅上又忒清閒了。三巧兒道：你家兒了做甚生意？婆子道：也只是接些珠寶客人，每日的討酒討菜，刮的人不耐煩。老

身虧殺各宅們走動在家時少還好若只在六尺地上轉怕不燥死了人三巧兒道我家與你相近不耐煩時就過來閒話婆子道只不敢頻頻打攪三巧兒道老人家說那里話只見兩箇丫鬟輪番的走動擺了兩副盃筋兩碗臘雞兩碗臘肉兩碗鮮魚連菓碟素菜共一十六箇碗婆子道如何盛設三巧兒道見成的休怪息慢說罷斟酒遞與婆子婆子將盃回敬兩下對坐而飲原來三巧兒酒量儘去得那婆子又是酒壺酒甕喫起酒來一發相投了只恨會面之晚那日直喫到傍晚剛剛雨止婆子作謝要回三巧兒

又用放
研

又取出大銀鍾來，勸了幾鍾，又陪他喫了晚飯，說道：你老人家再寬坐一時，我將這一半價錢付你去。婆子道：天晚了，大娘請自在，不爭這一夜兒。明日却來領罷。連這幾絲箱兒，老身也不拿去了，省得路上泥滑滑的不好走。三巧兒道：明日專專望你婆子作別下樓，取了破傘，出門去了，正是

世間只有處婆嘴

哄動多多少少人

却說陳大郎在下處呆等了幾日，並無音信。見這日天雨，料是婆子在家拖泥帶水的進城來問箇消息。又不相值，自家在酒肆中喫了三盃，用了些點心，又

到薛婆門首打聽，只是未回，看看天晚，却待轉身，只見婆子一臉春色，脚畧斜的走入巷來，陳大郎迎着他，作了揖，問道：「所言如何？」婆子搖手道：「尚早，如今方下種，還沒有發芽哩。」再隔五六年開花結果，纔到得你口，你莫在此探頭探腦。老娘不是管閒事的。」陳大郎見他醉了，只得轉去。次日，婆子買了些時新菓子，鮮雞魚肉之類，喚箇廚子安排停當，裝做兩箇盒子，又買一甕上好的釀酒，夾間壁小二挑了，來到蔣家門首。三巧兒這日不見婆子到來，正教晴雲開門出來探望，恰好相遇。婆子教小二挑在樓下，先打發他

去了晴雲已自報知主母三巧兒把婆子當箇貴客
一般直到樓梯口邊迎他上去婆子千恩萬謝的福
了一回便道今日老身偶有一盃水酒將來與大娘
消遣三巧兒道到要你老人家賠鈔不當受了婆子
央兩箇丫鬟搬將上來擺做一卓子三巧兒道你老
人家忒迂濶了恁般大美起來婆子笑道小戶人家
備不出甚麼好東西只當一茶奉獻晴雲便去取盃
筋暖雪便吹起水火爐來霎時酒煖婆子道今日是
老身薄意還請大娘轉坐客位三巧兒道雖然相擾
在寒舍豈有此理兩下謙讓多時薛嬰只得坐了客

段下說詞

收轉好

席這是第三次相聚更覺熟分了飲酒中間婆子問道官人出外好多時了還不回虧他撇得大娘下三巧兒道便是說過一年就轉不知怎地擔閣了婆子道依老身說放下了恁般如花似玉的娘子便博箇堆金積玉也不爲罕婆子又道犬兄走江湖的人把客當家把家當客比如我第四箇女婿朱八朝奉有了小女朝歡暮樂那里想家或三年四年纔回一遍住不上一兩箇月又來了家中大娘子替他擔孤受寡那曉得他外邊之事三巧兒道我家官人到不是這樣人婆子道老身只當閒話講怎敢將天比地當

傳、

日兩箇猜謎擲色喫得酩酊而別。第三日同小二來取家火就領這一半價錢三巧兒又畱他喫點心從此以後把那一半賒錢爲由只做問興哥的消息不時行走這婆子俐齒伶牙能言快語又半癡不顛的慣與丫鬟們打諢所以上下都歡喜他三巧兒一日不見他來便覺寂寞叫老家人認了薛婆家裏早晚常去請他所以一發來得勤了世間有四種人惹他不得引起了頭再不好絕他是那四種

遊方僧道

乞丐

開漢

牙婆

上三種人猶可只有牙婆是穿房入戶的女眷們怕

冷靜時十箇九箇到要板他來往今日薛婆本是箇不善之人一般甜言軟語三巧兒遂與他成了至交時刻少他不得正是

畫虎畫皮難畫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陳大郎幾遍討箇消息薛婆只回言尚早其時五月中旬天漸炎熱婆子在三巧兒面前偶說起家中蝎窄又是朝西房子夏月最不相宜不比這樓上高殿風涼三巧兒道你老人家若撇得家下到此過夜也好婆子道好是好只怕官人回來三巧兒道他就回料道不是半夜三更婆子道大娘不嫌喬惱老身慣

是極相知的，只今晚就取鋪陳過來，與大娘作伴，何如？三巧兒道：鋪陳儘有，也不須拿得你老人家回覆家裏一聲，索性在此過了一夏家去，不好？婆子真箇對家裏兒子媳婦說了，只帶箇梳匣兒過來。三巧兒道：你老人家多事，難道我家油梳子也缺了？你又帶來怎地？婆子道：老身一生怕的是同湯洗臉，合具梳頭，大娘怕沒有精緻的梳具，老身如何敢用其他？姐兒們的，老身也怕用得，還是自家帶了便當，只是大娘分付在那一門房安歇，三巧兒指着牀前一箇小藤榻兒道：我預先排下你的臥處了，我兩箇親近。

此一夜間睡不着，好講些閒話，說罷檢出一頂青紗帳來，教婆子自家掛了，又同喫了一會酒，方纔歇息。兩箇丫鬟原在牀前打鋪相伴，因有了婆子，打發他在間壁房裏去睡。從此爲始，婆子日間出去串街做買賣，黑夜便到蔣家歇宿，時常携壺挈榼的，慇懃熱鬧不一而足。牀榻是丁字樣鋪下的，雖隔着帳子，却像是一頭同睡。夜間絮絮叨叨，你問我答，凡街坊穢蕪之談，無所不至。這婆子或時裝醉詐風起來，到說起自家少年時偷漢的許多情事，去勾動那婦人的春心，害得那婦人嬌滴滴一副嫩臉紅了，又白白了，又

一牛少
去來得把

思

下句亦有
餘

紅婆子已知婦人心活，只是那話兒不好做齒光陰，迅速又到七月初七日了，正是三巧兒的生日，婆子清早備下兩盒禮，與他做生，三巧兒稱謝了，留他喫麪婆子道：老身今日有些窮忙，晚上來陪大娘看牛郎織女做親說罷，自去了，下得堦頭不幾步，正遇着陳大郎，路上不好講話，隨到箇僻靜巷裏，陳大郎攢着兩眉，埋怨婆子道：乾娘，你好慢心腸，春去夏來，如今又立過秋了，你今日也說尚早，明日也說尚早，却不知我度日如年，再延捱幾日，他丈夫回來，此事便付東流，却不活活的害死我也，陰司去少不得與你

索命婆子道你且莫喉急老身正要相請來得恰好
事成不成只在今晚須是依我而行如此如此這般
這般全要輕輕悄悄莫帶累人陳大郎點頭道好計
好計事成之後定當厚報說罷欣然而去正是

排成竊玉偷香陣

費盡携雲握雨心

却說薛婆約定陳大郎這晚成事午後細雨微茫到
晚却沒有星月婆子黑暗裏引着陳大郎埋伏在左
近自己却去敲門晴雲點箇紙燈兒開門出來婆子
故意把衣袖一摸說道失落了一條臨清汗巾兒姐
姐勞你大家尋一尋哄得晴雲便把燈向街上照去

步步精細
野合儘可
川兵

這里婆子捉箇空，招着陳大郎一溜溜進門來，先引他在樓梯背後空處伏着。婆子便叫道：「有了，不要尋了。」晴雲道：「恰好火也沒了，我再點箇來照你。」婆子道：「走熟的路，不消用火。」兩箇黑暗裏開了門，摸上樓來。三巧兒問道：「你沒了什麼東西？」婆子袖裏扯出箇小帕兒來，道：「就是這箇冤家，雖然不值甚錢，是一箇北京客人送我的，却不道禮輕人意重。」三巧兒取笑道：「莫非是你老相交送的？」未記。婆子笑道：「也差不多。」當夜兩箇耍笑飲酒，婆子道：「酒肴儘多，何不把些賞廚下男女也教他鬧轟轟，像箇節夜。」三巧兒真箇把

四碗菜兩壺酒分付丫鬟拿下換去那兩箇婆娘一
箇漢子喫了一回各去歇息不題再說婆子飲酒中
間問道官人如何還不回家三巧兒道便是真來一
年半了婆子道牛郎織女也是一年一會你比他到
多隔了半年常言道一品官二品客做客的那一處
沒有風花雪月只苦了家中娘子三巧兒歎了口氣
低頭不語婆子道是老身多嘴了今夜牛女佳期只
該飲酒作樂不該說傷情話兒說罷便斟酒去勸那
婦人約莫半酣婆子又把酒去勸兩箇丫鬟說道這
是牛郎織女的喜酒勸你多喫幾盃後日嫁箇恩愛

李

的老公寸步不離，兩箇丫鬟被縛，不過勉強喫了，各不勝酒力，東倒西歪。三巧兒分付開了樓門，發放他先睡。他兩箇自在喫酒。婆子一頭喫口裏不住的說：囉說。皂道：大娘幾歲上嫁的？三巧兒道：十七歲。婆子道：破得身，且還不喫虧。我是十三歲上就破了身。三巧兒道：嫁得恁般早。婆子道：論起嫁，到是十八歲了。不瞞大娘說，因是在間壁人家學針指，被他家小官人調誘，一時間貪他生得俊俏，就應承與他偷了。初時好不疼痛，兩三遍後就曉得快活。大娘，你可也是這般麼？三巧兒只是笑。婆子又道：那話兒到是不曉。

得滋味的，到好嘗過的，便丟不下心坎裏。時時發覺，日裏還好，夜間好難過哩。三巧兒道：「想你在娘家時，閱人多矣，虧你怎生克得黃花女兒嫁去？」婆子道：「我的老娘也曉得些影像，生怕出醜，教我一箇童女，方用石榴皮生，若兩味煎湯洗過，那東西就痲緊了，我只做張做勢的叫疼，就遮過了。」三巧兒道：「你做女兒時，夜間也少不得獨睡。」婆子道：「還記得在娘家時節，哥哥出外，我與嫂嫂一頭同睡，兩下輪番在肚子上，學男子漢的行事。」三巧兒道：「兩箇女人做對，有甚好處？」婆子走過，三巧兒那邊，挨肩坐了，說道：「大娘你不

也來了

知只要大家知音，一般有趣也。撒得火，三巧兒舉手把婆子肩胛上打一下，說道：「我不信你說慌。」婆子見他慾心已動，有心去挑撥他，又道：「老身今年五十二歲了，夜間常癡性發作，打熬不過，虧得你少年老成。」三巧兒道：「你老人家打熬不過，終不然還去打漢子。」婆子道：「賤花枯柳，如今那箇要我了，不瞞大娘說，我也有箇自取其樂救急的法兒。」三巧兒道：「你說謊，又是甚麼法兒？」婆子道：「少停到牀上睡了，與你細講說罷。」只見一箇飛蛾在燈上旋轉，婆子便把扇來一撲，故意撲滅了燈，叫聲「阿呀」，老身自去點箇燈來，便去

開樓門陳大郎已自走上樓樓伏在門邊多時了。是婆子預先設下的圈套。婆子道：忘帶箇取燈兒去了，又走轉來，便引着陳大郎到自已榻上，伏着婆子下樓去了一回，復上來道：夜深了，厨下火種都熄了，怎麼處？三巧兒道：我點燈睡慣了，黑魃魃地，好不怕人。婆子道：老身伴你一牀睡，何如？三巧兒正要問他救急的法兒，應道：甚好。婆子道：大娘你，先上牀，我关了門就來。三巧兒先脫了衣服，牀上去了，叫道：你老人家快睡罷。婆子應道就來了，却在榻上拖陳大郎上來，赤條條的，擗在三巧兒牀上去。三巧兒摸着身。

說不得

子道你老人家許多年紀，身上恁般光滑，那人並不
回言，鑽進被裏，就捧着婦人做嘴，婦人還認是婆子，
雙手相抱，那人驀地騰身而上，就幹起事來。那婦人
一則多了盃酒，醉眼朦朧；二則被婆子挑撥，春心飄
蕩，到此不暇致詳，憑他輕薄。

一箇是閨中懷春的少婦，一箇是客邸慕色的才
郎，一箇打熬許久，如文君初遇相如，一箇盼望多
時，如必正初諧陳女，分明久旱逢甘雨，勝過他鄉
遇故知。

陳大郎是走過風月場的人，顛鸞倒鳳，曲盡其趣，美

說

得婦人魂不附體雲雨畢後三巧兒方問道你是誰
陳大郎把樓下相逢如此相慕如此苦央薛婆用計
細細說了今番得遂平生便死瞑目婆子走到牀間
說道不是老身大膽一來可憐大娘青春獨宿二來
要救陳郎性命你兩箇也是宿世姻緣非干老身之
事三巧兒道事已如此萬一我丈夫知覺怎麼好婆
子道此事你知我知只買定了晴雲煖雪兩箇丫頭
不許他多嘴再有誰人漏洩在老身身上管成你夜
夜歡娛一些事也沒有只是日後不要忘記了老身
三巧兒到此也領不得許多了兩箇又狂蕩起來直

到五更鼓絕天色將明兩箇兀自不舍婆子催促陳大郎起身送他出門去了自此無夜不會或是婆子同來或是漢子自來兩箇丫鬟被婆子把甜話兒假他又把利害話兒嚇他又教主母賞他幾件衣服漢子到時不時把些零碎銀子賞他們買菓兒喫騙得歡歡喜喜已自做了一路夜來明去一出入都是兩箇丫鬟迎送全無阻隔真箇是你貪我愛如膠似漆勝如夫婦一般陳大郎有心要結識這婦人不時的製辦好衣服好首飾送他又替他還了欠下婆子的一半價錢又將一百兩銀子謝了婆子往來半年

有餘這漢子約有千金之費三巧兒也有三十多兩銀子東西送那婆子婆子只爲圖這些不義之財所以肯做牽頭這都不在話下古人云天下無不散的筵席

纔過十五元宵夜

又是清明三月天

陳大郎思想蹉跎了多時生意要得還鄉夜來與婦人說知兩下恩深義重各不相捨婦人到情願收拾了些細軟跟隨漢子逃走去做長久夫妻陳大郎道使不得我們相交始末都在薛婆肚裏就是主人家呂公見我每夜進城難道沒有些疑惑况客船上人

多、購、得、那、箇、兩、箇、丫、鬟、又、帶、去、不、得、你、丈、夫、回、來、跟、
究、出、情、由、怎、肯、干、休、娘、子、權、且、耐、心、到、明、年、此、時、我、
到、此、覓、箇、僻、靜、下、處、悄、悄、通、箇、信、兒、與、你、那、時、兩、口、
兒、同、走、神、鬼、不、覺、却、不、安、穩、婦、人、道、萬、一、你、明、年、不、
來、如、何、陳、大、郎、就、設、起、誓、來、婦、人、道、既、然、你、有、真、心、
奴、家、也、決、不、相、負、你、若、到、了、家、鄉、倘、有、便、人、托、他、悄、
箇、書、信、到、薛、婆、處、也、教、奴、家、放、意、陳、大、郎、道、我、自、用、
心、不、消、分、付、又、過、幾、日、陳、大、郎、雇、下、船、隻、裝、載、糧、食、
完、備、又、來、與、婦、人、作、別、這、一、夜、倍、加、眷、戀、兩、下、說、一、
會、哭、一、會、又、任、蕩、一、會、整、整、的、一、夜、不、曾、合、眼、到、五、

更起身，婦人便去開箱取出一件寶貝，叫做珍珠衫。這與陳大郎道：「這件衫兒是蔣門祖傳之物，暑天若穿了他，清涼透骨。此去天道漸熱，正用得着。」奴家把與你做箇記念。穿了此衫，就如奴家貼體一般。陳大郎哭得出聲不得，軟做一堆。婦人就把衫兒親手與漢子穿下，叫丫鬟開了門戶，親自送他出門。再三珍重而別。詩曰：

昔年含淚別夫郎

今日悲啼送所歡

堪恨婦人多水性

招來野鳥勝文鴛

話分兩頭，却說陳大郎有了這珍珠衫兒，每日貼體。

穿着便夜間脫下也放在彼窩中同睡寸步不離一路遇了順風不兩月行到蘇州府楓橋地面那楓橋是柴米牙行聚處少不得投箇主家脫貨不在話下忽一日赴箇同鄉人的酒席席上遇箇襄陽客人生得風流標致那人非別正是蔣興哥原來興哥在廣東販了些珍珠玳瑁蘇木沉香之類搭伴起身那夥同伴商量都要到蘇州發賣興哥久聞得上說天堂下說蘇杭好箇大馬頭所在有心要去走一遍做這一回買賣方纔回去還是去年十月中到蘇州的因是隱姓爲商都稱爲羅小官人所以陳大郎更不疑

惑他兩箇洋水相逢年括若親相似謹此應計之聞
彼此敬慕卽席間問了下處互拓拜望兩下遂成知
已不時會向興哥討完了客帳欲待起身走到陳大
郎寓所作別大郎置酒相待促膝談心甚是款洽此
時五月下旬天氣炎熱兩箇解衣飲酒陳大郎露出
珍珠衫來興哥心中駭異又不好認他的只誇將此
衫之美陳大郎恃了相知便問道貴縣大市街有箇
蔣興哥家羅兄可認得否興哥到也乖巧回道在下
出外日多里中雖曉得有這箇人並不相認陳兄爲
何問他陳大郎道不瞞兄長說小弟與他有些瓜葛

便把三巧兒相好之情告訴了一遍。扯着衫兒看了，眼淚汪汪道：「此衫是他所贈，兄長此去，小弟有封書信奉煩一寄，明日便早送到貴寓。」興哥口裏答應道：「當得當得。」心下沉吟，有這等異事，現在珍珠衫爲證，不是箇虛話了。當下如針刺肚，推故不飲，急急起身別去。回到下處，想了又惱惱了，又想恨不得學箇縮地法兒，頃刻到家，連夜收拾。次早便上船要行，只見睡上一箇人氣吁吁的起來，却是陳大郎，親把書信一大包遞與興哥，叮囑千萬寄去，氣得興哥面如土色，說不得話，不得死不得活，不得只等陳大郎去後。

把書看時，面上寫道：此書煩寄大市街東巷薛媽家，與哥性起，一手扯開，却是八尺多長一條桃紅縐紗汗巾，又有箇紙糊長匣兒，內有羊脂玉鳳頭簪一根，書上寫道：微物二件，煩乾娘轉寄心愛娘子。三巧兒親收，聊表記念相會之期。住在來春，珍重珍重。與哥大怒，把書扯得粉碎，撇在河中，提起玉簪，在船板上，上一攢折做兩段，一念想起道：我好糊塗，何不畱此做箇證見也好。便儉起簪兒和汗巾，做一包收拾，催促開船，急急的趕到家鄉，望見了自家門首，不覺墮下淚來，想起當初夫妻何等恩愛，只爲我貪着蠅頭

可憐

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這場醜來，如今悔之何及。在路上性急，巴不得趕回，及至到了，心中又苦，又恨。行一步，懶一步，進得自家門裏，少不得忍住了氣，勉強相見。與哥並無言語，三巧兒自己心虛，覺得滿臉慚愧，不敢殷勤。上前板話，與哥搬完了行李，只說去看看丈人丈母，依舊到船上住了一晚。次早回家，向三巧兒說道：「你的爹娘同時害病，勢甚危篤。昨晚我只得住下，看了他一夜，他心中只牽掛着你，欲見一面。我已顧下轎子在門首，你可作速回去。我也隨後就來。」三巧兒見丈夫一夜不回家，裏正在疑慮，聞說

爹娘有病，去認真了，如何不慌慌忙忙把箱籠上懸鈴，
遞與丈夫，喚筒婆娘跟了，上轎而去，與哥叫住了婆
娘，向袖中摸出一封書來，分付他送與王公，送過書，
你便隨轎回來，却說三巧兒回家，見爹娘雙雙無恙，
喫了一驚，王公見女兒不接而回，也自駭然，在婆子
手中接書，拆開看時，却是休書一紙，上寫道：

立休書人蔣德，係襄陽府棗陽縣人，從幼憑媒聘
定王氏爲妻，豈期過門之後，本婦多有過失，正合
七出之條，因念夫妻之情，不忍明言情願，退還本
宗，聽憑改嫁，並無異言，休書是實。

成化二年月 日

手掌爲記

書中又包着一條桃紅汗巾，一枝打折的羊脂玉鳳頭簪，王公看了，大驚，叫過女兒問其緣故。三巧兒聽說丈夫把他休了，一言不發，啼哭起來。王公氣忿忿的一逕跟到女婿家來，蔣興哥連忙上前作揖，王公回禮，便問道：「賢婿，我女兒是清清白白，嫁到你家的，如今有何過失，你便把他休了，須還我箇明白。」蔣興哥道：「小婿不好說得，但問令愛便知。」王公道：「他只是啼哭不肯開口，教我肚裏好悶。」小女從幼聰慧，料不到得犯了淫盜，若是小小過失，你可也看老漢薄面。」

並不會爭論一遍兩遍，且是和順。你如今做客纔回，
 又不曾住過三朝五日，有什麼破綻落在你眼裏？你
 直如此狠毒，也被人笑話。說你無情無義，蔣興哥道
 丈人在上小婿也不敢多講。家下有祖遺下珍珠衫
 一件，是令愛收藏，只問他如今在否？若在時，半字休
 題。若不在，只索休怪了。王公忙轉身回家，問女兒道
 你丈夫只問你討什麼珍珠衫，你端的拿與何人去
 了？那婦人聽得說着了，他緊要的關口，羞得滿臉通
 紅，開不得口，一發號啕大哭起來，慌得王公沒做理

會處王婆勸道你不要只管啼哭實實的說箇真情
與爹媽知道也好與你分割婦人那里肯說悲悲咽
咽哭一箇不住王公只得把休書和汗巾簪子都付
與王婆教他慢慢的俛着女兒問他箇明白王公心
中納悶走在隣家閒話去了王婆見女兒哭得兩眼
赤腫生怕苦壞了他安慰了幾句言語走往廚房下
去煖酒要與女兒消愁三巧兒在房中獨坐想着珍
珠衫洩漏的緣故好生難解這汗巾簪子又不知那
里來的沉吟了半晌道我曉得了這折簪是鏡破釵
分之意這條汗巾分明教我懸梁自盡他念夫妻之

情不忍明言是要全我的，緣恐可憐四年恩愛，一吐
決絕是我做的，不是負了丈夫恩情，便活在人間，料
沒有箇好日，不如縊死，到得乾淨，說罷，又哭了一回，
把箇坐兀子填高，將汗巾兜在梁上，正欲自縊，也是
壽數未絕，不曾闕上房門，恰好王婆，緩得一壺好酒，
走進房來，見女兒安排這事，急得他手忙脚亂，不放
酒壺，便上前去拖拽，不期一脚踢番坐兀子，娘兒兩
箇跌做一團，酒壺都潑翻了，王婆爬起來，扶起女兒，
說道：「你好短見，二十多歲的人，一朵花，還沒有開足，
怎做這沒下梢的事？莫說你丈夫還有回心轉意的。」

日子便真箇休了，恁般容貌，怕沒人要你，少不得別選良姻。圖箇下半世受用，你且放心過日子去，休得愁悶。王公回家，知道女兒尋死，也勸了他一番，又囑付王婆用心提防，過了數日，三巧兒沒奈何，也放下了念頭，正是

夫妻本是同林鳥

大限來時各自飛

再說蔣興哥把兩條索子，將晴雲、媛雪捆縛起來，拷問情由。那丫頭初時抵賴，喫打不過，只得從頭至尾，細細招將出來。已知都是薛婆勾引，不干他人之事。到明朝，興哥領了一夥人，趕到薛婆家裏，打得他雪

片相似，只說他拆了房子，鮮婆情知自己不是，賤過一邊，並沒一人敢出頭說話。與哥見他如此，也出了這口氣，回去喚箇牙婆，將兩箇丫頭都賣了。樓上細軟箱籠，大小共十六隻，寫三十二條封皮，打叉封了，更不開動。這是甚意兒，只因與哥夫婦本是十二分相愛的，雖則一時休了，心中好生痛切，見物思人，何忍開看。話分兩頭，却說南京有箇吳傑進士，除授廣東潮陽縣知縣，水路上任，打從襄陽經過，不曾帶家小。有心要擇一美妾，一路看了多少女子，並不中意。聞得棗陽縣王公之女，大有顏色，一縣聞名，出五十

金財禮央媒議親王公到也樂從只怕前壻有言親
到蔣家與興哥說知興哥並不阻當臨嫁之夜興哥
願了人夫將樓上十六箇箱籠原封不動連匙鑰送
到吳知縣船上交割與三巧兒當箇賠嫁婦人心上
到過意不去傍人曉得這事也有誇興哥做人忠厚
的也有笑他癡騷的還有罵他沒志氣的正是人心
不同閒話休題再說陳大郎在蘇州脫貨完了回到
新安一心只想着三巧兒朝暮看了這件珍珠衫長
吁短歎老婆平氏心知這衫兒求得蹉蹉等丈夫睡
着悄悄的偷去藏在天花板上陳大郎早起要穿時

不見了衫兒，與老婆取計平氏那里，肯認，急得陳大郎性發，傾箱倒篋的尋箇遍，只是不見，便破口罵老婆起來，惹得老婆啼啼哭哭，與他爭嚷，鬧炒了兩三日。陳大郎情懷撩亂，忙忙的收拾銀兩，帶箇小郎，再望襄陽舊路而進。將近棗陽，不期遇了一夥大盜，將本錢盡皆劫去。小郎也被他殺了。陳商眼快，走向船梢舵上伏着，幸免殘生。思想還鄉不得，且到舊寓住下，待會了三巧兒，與他借些東西，再圖恢復。歎了一口氣，只得離船上，走到棗陽城外主人呂公家，告訴其事。又道如今要央賣珠子的薛婆，與一箇相識

人家借些本錢營運。公道大郎不知那婆子爲勾引蔣興哥的渾家，做了些醜事。去年興哥回來，問渾家討甚麼珍珠衫，原來渾家贈與情人去了。無言回答，興哥當時休了渾家回去。如今轉嫁與南京吳進士做第二房夫人了。那婆子被蔣家打得箇片瓦不留，婆子安身不牢，也搬在隔縣去了。陳大郎聽得這話，好似一桶冷水沒頭淋下。這一驚非小，當夜發寒發熱，害起病來。這病又是鬱症，又是相思症，也帶些怯症。又有些驚症。牀上臥了兩箇多月，翻翻覆覆，只是不愈。連累主人家小廝伏侍，得不耐煩。陳大郎心

上不安打熬起精神寫成家書一封請主人來商議
要見筒便人稍信往家中取些盤纏就要箇親人來
看戲同回這幾句正中了主人之意恰好有箇相識
的承差奉上司公文要往徽寧一路水陸驛遞極是
快的。呂公接了陳大郎書札又替他應出五錢銀子
送與承差央他乘便寄去果然的自行由得我官差
急如火不勾幾日到了新安縣問着陳商家裏送了
家書那承差飛馬去了正是

只爲千金書信

又成一段姻緣

話說平氏拆開家信果是丈夫筆跡寫道

陳商再拜賢妻平氏見字別後襄陽遇盜劫資殺
僕其受驚患病見臥葑寓呂家兩月不愈字到可
央一的當親人多帶盤纏速來看視伏枕草草

平氏看了半信半疑想道前番回家虧折了千金貨
本據這件珍珠衫一定是邪路上來的今番又推被
盜多討盤纏怕是假話又想道他要箇的當親人速
來看視必然病勢利害這話是真也未可知如今央
誰人去好左思右想放心不下與父親平老朝奉商
議收拾起細軟家私帶了陳旺夫婦就請父親作伴
願箇船隻親往襄陽看丈夫去到得京口平老朝奉

疾火病發，夫人送厝去了。平氏引着男女上水前進，不一日來到棗陽城外，問着了舊主人呂家。原來十日前，陳大郎已故了，呂公賠些錢鈔，將就入殮。平氏哭倒在地，良久方醒，慌忙換了孝服，再三向呂公說，欲待開棺，一見另買副好棺材，重新殮過。呂公執意不肯，平氏沒奈何，只得買木做箇外棺包裹，請僧做法事超度，多焚冥資。呂公已自索了他二十兩銀子，謝儀隨他鬧炒，並不言語。過了一月有餘，平氏要選箇好日子，扶柩而回。呂公見這婦人年少姿色，料是守寡不終，又且囊中有物，思想兒子，呂二還沒有親

事何不畱住了他。完具好事。可不兩便。呂公買酒請
了陳旺。夾他老婆委曲進言。許以厚謝。陳旺的老婆
是箇蠢貨。那曉得什麼委曲不領高低。一直的對主
母說。平氏大怒。把他罵了一頓。連打幾箇耳光子。
連主人家也駁落了幾句。呂公一場沒趣。敢怒而不
敢言。正是

羊肉饅頭沒的喫

空教惹得一身騷

呂公便去攔掇陳旺逃走。陳旺也思量沒甚好處。不
與老婆商議。教他做脚裏應外合。把銀兩首飾偷得
罄盡。兩口兒連夜走了。呂公明知其情。反埋怨平氏

不該帶這樣反人出來，幸而偷了自家主母的東西，若偷了別家的，可不連累人。又嫌這靈柩礙他生理，教他快些擡去。又道後生寡婦在此住居，不便催促他起身。平氏被逼不過，只得別賃下一間房子住了。頭人把靈柩移來安頓在內，這淒涼景象，自不必說。間壁有箇張七嫂，爲人甚是活動，聽得平氏啼哭，時常走來勸解。平氏又時常央他典賣幾件衣服用度，極感其意。不勾幾月，衣服都典盡了。從小學得一手好針線，思量要到箇大戶人家教習女紅，度日再作區處。正與張七嫂商量這話，張七嫂道：「老身不好。」

說得這大戶人家不是你少年人走動的，死的沒福，自死了，活的還要做人，你後面日子正長哩，終不然做針線娘了，得你下半世，況且名聲不好，被人看得輕了，還有一件，這箇靈柩如何處置，也是你身上一件大事，便出賃房錢，終久是不了之局，平氏道：「奴家也都慮到，只是無計可施了。」張七嫂道：「老身到有一策，娘子莫怪，我說你千里離鄉，一身孤寡，手中又無半錢，想要搬這靈柩回去，多是虛了，莫說你衣食不周，到底難守，便多守得幾時，亦有何益，依老身愚見，莫若趁此青年美貌，尋箇好對頭，一夫一婦的隨了。」

他去得些財禮兒買塊土來葬了丈夫你的終身又有所托可不生死無憾平氏見他說得近理沉吟了一會歎口氣道罷罷奴家賣身葬夫傍人也笑我不得張七嫂道娘子若定了主意時老身現有箇主兒在此年紀與娘子相近人物齊整又是大富之家平氏道他既是富家怕不要二婚的張七嫂道他也是續絃了原對老身說不拘頭婚二婚只要人才出衆似娘子這般丰姿怕不中意原來張七嫂曾受蔣興哥之托央他訪一頭好親因是前妻三巧兒出色標致所以如今只要訪箇美貌的那平氏容貌雖不及

得三巧兒論起手脚伶俐胸中涇渭又勝似他張七
嫂次日就進城與蔣興哥說了興哥聞得是下路人
愈加歡喜這里平氏分文財禮不要只要買塊好地
殯葬丈夫要緊張七嫂往來回復了幾次兩相依允
話休煩絮却說平氏送了丈夫靈柩入土祭奠甲了
大哭一場免不得起靈除孝臨期蔣家送衣飾過來
又將他典下的衣服都贖回了成親之夜一般大吹
大擂洞房花燭正是

規矩熟閑雖舊事

恩情美滿勝新婚

蔣興哥見平氏舉止端莊甚相敬重一日從外而來

平氏正在打疊衣箱內有珍珠衫一件與訢認得，大驚問道：「此衫從何而來？」平氏道：「這衫兒來得蹊蹺，便把前夫如此張緻，夫妻如此爭嚷，如此賭氣分別，述了一遍。又道：前日艱難時，幾番欲把他典賣，只愁來歷不明，怕惹出是非，不敢露人眼目，連奴家至今不知這物事那里來的。」與哥道：「你前夫陳大郎名字可叫做陳商，可是白淨面皮，沒有鬚，左手長指甲的麼？」平氏道：「正是。」蔣興哥把舌頭一伸，合掌對天道：「如此說來，天理昭彰，好怕人也。」平氏問其緣故，蔣興哥道：「這件珍珠衫原是我家舊物，你丈夫奸騙了我的。」

妻子得此衫爲表記，我在蘇州相會，見了此衫，始知其情。回來把王氏休了，誰知你丈夫客死，我今續絃。但聞是徽州陳客之妻，誰知就是陳商，却不是一報還一報。平氏聽罷，毛骨竦然，從此恩情愈篤。這纔是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的正話。詩曰：

天理昭昭不可欺

兩妻交易孰便宜

分明欠債償他利

百歲姻緣暫換時

再說蔣興哥有了管家娘子，一年之後，又往廣東做買賣，也是合當有事。一日到合浦縣販珠，價都講定。主人家老兒只揀一粒絕大的偷過了，再不承認。與

哥不念一把扯他袖子要搜何期去得勢重將老兒
拖翻在地跌下便不做聲忙去扶時氣已斷了兒女
親隣哭的哭叫的叫一陣的簇擁將來把興哥棍住
不由分說痛打一頓關在空房裏連夜寫了狀詞只
等天明縣主早堂連人進狀縣主准了因這日有公
事分付把兇身鎖押次日候審你道這縣主是誰姓
吳名傑南畿進士正是三巧兒的晚老公初選原在
潮陽上司因見他清廉調在這合浦縣採珠的所在
來做官是夜吳傑在燈下將准過的狀詞細閱三巧
兒正在傍邊閒看偶見宋福所告人命一詞兇身羅

德棗陽縣客人不是蔣興哥是誰想起舊日恩情不覺痛酸哭告丈夫道這羅德是賤妾的親哥出嗣在母舅羅家的不期客邊犯此大辟官人可看妾之面救他一命還鄉縣主道且看臨審如何若人命果真教我難寬宥三巧兒兩眼噙淚跪下苦苦哀求縣主道你且莫忙我自的道理明早出堂三巧兒又扯住縣主衣袖哭道若哥哥無救賤妾亦當自盡不能相見了當日縣主升堂第一就問這起只見宋福宋壽弟兄兩箇哭啼啼的與父親執命稟道因爭珠懷恨登時打悶仆地身死望爺爺做主縣主問衆干證

口詞也有說打倒的也有說推跌的蔣與所辨道他
父親偷了小人的珠子小人不念與他爭論他因年
老脚蹉自家跌死不干小人之事縣主問宋福道你
父親幾歲了宋福道六十七歲了縣主道老年人容
易昏絕未必是打宋福宋壽堅執是打死的縣主道
有傷無傷須憑檢驗既說打死將尸發在漏澤園去
俟晚堂聽檢原來宋家也是箇大户有體面的老兒
曾當過里長兒子怎肯把父親在尸場剔骨兩箇雙
雙叩頭道父親死狀衆目共見只求爺爺到小人家
裏相驗不願發檢縣主道若不見貼骨傷痕兇身怎

肯伏罪沒有尸格如何申得上司過弟兄兩箇只是
求告縣主發怒道你既不願檢我也難問慌的他弟
兄兩箇連連叩頭道但憑爺爺明斷縣主道望七之
人死是本等倘或不因打死屈害了一箇平人反增
死者罪過就是你做兒子的巴得父親到許多年紀
又把箇不得善終的惡名與他心中何忍但打死是
假推仆是真若不重罰羅德也難出你的氣我如今
教他披麻戴孝與親兒一般行禮一應殯殮之費都
要他支持你可服麼弟兄兩箇道爺爺分付小人敢
不遵依與哥見縣主不用刑罰斷得乾淨喜出望外

當下原告都叫頭稱說：縣主道：我也不寫審單，着差人押出待事完回話，把原詞與你銷訖便了。正是公堂造業真容易，要積陰功亦不難。

試看今朝吳大尹

解冤釋罪兩家歡

却說三巧兒自丈夫出堂之後，如坐針氈。一聞得退衙，便迎住問箇消息。縣主道：我如此如此，斷了，看你之面，一板也不會責他。三巧兒千恩萬謝，又道：妾與哥哥久別，渴思一會，問取爹娘消息。官人如何做箇方便，使妾兄妹相見。此恩不小。縣主道：這也容易。看官們，你道三巧兒被蔣興哥休了，恩斷義絕，如何恁

地用情他夫婦原是十分恩愛的因三巧兒做下不是與哥不得已而休之心中兀自不忍所以改嫁之夜把十六隻箱籠完完全全的贈他只這一件三巧兒的心腸也不容不軟了今日他身處富貴見興哥落難如何不救這叫做知恩報恩再說蔣興哥遵了縣主所斷着實小心盡禮更不惜費宋家弟兄都沒話了喪葬事畢差人押到縣中回復縣主喚進私衙賜坐說道尊舅這場官司若非令妹再三哀懇下官幾乎得罪了興哥不解其故回答不出少停恭罷縣主請入內書房教小夫人出來相見你道這番意外

相逢不像箇夢景麼。他兩箇也不行禮也不講話。緊緊的。你我相抱放聲大哭。就是哭爹哭娘。從沒見這般哀慘。連縣主在傍好生不忍。使道你兩人且莫悲傷。我看你不像哥妹。快說真情。下官有處。兩箇哭得半休不休的。那箇肯說。却被縣主盤問不過。三巧兒只得跪下。說道。賤妾罪當萬死。此人乃妾之前夫也。蔣興哥料購不得。也跪下來。將從前恩愛及休妻再嫁之事。一一訴知。說罷。兩人又哭。做一團。連吳知縣也墮淚不止。道你兩人如此相戀。下官何忍拆開。幸然在此三年。不曾生育。即刻領去完聚。兩箇揷燭也。

似拜謝縣主卽忙討箇小轎送三巧兒出衙又喚集人夫把原來賠嫁的十六箇箱籠擡去都教興哥收領又差典吏一員護送他夫婦出境此乃吳知縣之厚德正是

珠還合浦重生采

劍合豐城倍有神

堪羨吳公存厚道

貪財好色竟何人

此人向來艱于後行取到吏部在北京納寵連生三子科第不絕人都說陰德之報這是後話再說蔣興哥帶了三巧兒回家與平氏相見論起初婚王氏在前只因休了一番這平氏到是明媒正娶又且平氏

年長一歲讓平氏爲正房王氏反做偏房兩個姊妹
相稱從此一夫二婦團圓到老有詩爲證

恩愛夫妻雖到頭

妻還作妾亦堪羞

殃祥果報無虛謬

咫尺青天莫遠求

第一卷